

【齐风鲁韵】

“俺”“爷们”“老师儿”——老济南称谓里的人情味儿

方言是一方水土最温润的乡音,承载着城市独特的记忆与性情。本文细致梳理了济南老话中丰富多样的称谓习俗,从“俺”到“老师”,从“爷们”到“末子”,这些鲜活的口语不仅是日常沟通的工具,更折射出济南人重礼、亲热、爽直的性格底色。透过这些渐行渐远的老话,得以触摸一座古城流淌在语言中的烟火人情,也唤起对方言文化传承的关切与思考。



□杨曙明

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,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与人情世故。济南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,其方言中蕴藏着深厚的地方特色与礼俗传统。以下便对济南老话中几个常见的称谓进行梳理与解读,以窥见这座古城待人接物的独特风貌。

在人际交往中,“我”是最重要的称谓词汇,不过在济南老话儿中,“我”往往被“俺”所替代。例如:“俺不”“俺不会”“俺说吧”“俺家里的”等等。旧时济南有首童谣:“俺叫可赛,上山挖菜,手脚麻利,眼疾手快。”“可赛”是济南土语“好”的意思。对老济南们来说,如果把“俺爹、俺娘、俺哥、俺姐”换成“我爹、我娘、我哥、我姐”的说法,他们听着可能反倒会觉得有些不习惯。

山东是礼仪之邦,济南又是历史文化名城,因而济南人在人际交往中很讲究礼仪。例如:“老师”不离口,逢人称“老师”,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。“老师,请问宽厚所街怎么走啊?”“小老师,麻烦你给我帮个忙。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老济南人嘴里的“老师”之“师”,发音不是普通话的sh ī,而是有些儿化的sh ī r。不过,对教师的称呼不是这样,而是“老师”就是“老师(sh ī)”。

普通话里有个“爷们”的说法,这是对成年男性,尤其是老汉的称谓。可是在济南老话儿中,“老汉”与“少男”,甚至半大男孩之间,却可以互称“爷们”。“爷们,咱爷儿俩下棋,我年轻,你可得让着我点。”“爷们,你年轻不假,可我让着你,谁让着我呢?”“小爷们,快让让道,让我过去。”当然,这种长辈和晚辈之间互称“爷们”的前提,是双方较为熟悉,陌生人之间则另当别论。此外,济南老话儿中“爷们”的说法,还有对“仗义、硬汉”之人敬佩之意。例如:“这人挺仗义的,够爷们。”

在济南老话儿中,晚辈对长辈还有

“老爷子”“老太太”的尊称。“俺老爷子今年快八十了,身体还行,每天都去大明湖边遛弯。”“俺家老太太今年八十三了,虽然有点耳聩眼花,但生活还能自理。”需要说明的是,这里“老爷子”也可以用“老太爷”或“老爹”来替代,而“老太太”则可以用“老娘”来替代。

济南人也有“哥们”的说法,不过这种说法多半是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之间的互称,而且并不完全是按年龄大小来论。“哥们你放心,这事就交给我了。”“哥们,你虽然比我小两岁,可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了,这回你怎么着也得帮帮我。”济南人的“哥们”也可也用“兄弟”来替代,不过“兄弟”之“弟”,发音为d ī,而不是d i。

在济南,“末子”或“小末子”,是长辈对半大男孩的称呼。“末子,回家给你爹说,我有事先走了。”“你还是个小末子,这活你干不了,过几年再说吧!”需要说明的是:“末子”之“末”,发音为m ǒ,而不是m ò。在济南,半大男孩子叫“末子”或“小末子”,而半大女孩子则叫“小妮子”或“妮儿”。“你这个妮子真调皮,怎么和个男小子似(sh ī)的。”“妮儿,你赶快回家,刚才你妈找你来。”此外,济南人对男婴的称呼可为“小子”,对女婴的称呼可为“丫头”,这两种称呼都带着亲切的语气。

关于济南老话儿“小子”的说法,常态下多半是说者“恼”了,或是瞧不起人的贬义话语。例如:“你小子可别没事找事,把我惹急了,小心我修理你。”再如:“这小子不是个东西,动不动就要无赖。”

普通话里的伯父和伯母,在济南老话儿中,被称为“大爷”和“大娘”,不过这两个称呼都有多种语境。就“大爷”而言,一是称呼父亲的大哥,如果父亲有多位兄长,则在其称谓前缀数字即可;二是称呼上了岁数的老汉,且带有尊敬的语气;三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,指傲慢自恃的男子。如“你看他装模作样的,坐在那儿跟大爷似(sh ī)的。”就“大娘”而言,一是称呼父亲的大嫂;

二是对年老女性的敬称。如今,第一种语境的称谓已经逐渐被“大妈”或“伯母”所取代,而第二种语境的称谓则已经逐渐被“奶奶”或“阿姨”所替代(“奶奶”一般指更高辈分,“阿姨”则适用范围较广)。

在济南老话儿中,还有“当家的”和“家里的”说法。“当家的”,是媳妇对外人称呼其丈夫。例如:“俺‘当家的’这两天受凉了,在家里躺着呢。”而“家里的”,则是丈夫对外人称呼其媳妇。例如:“俺‘家里的’,这两天正在忙活着给小女准备嫁妆呢。”此外,老济南话儿也有“当家子”的说法,不过“当家子”的称呼,是同姓人之间的亲切互称。例如:“当家子,哪天你得闲来家里坐坐,咱们兄弟好好拉拉。”“拉拉”就是“拉呱”,即“说话聊天”的意思。

济南老话儿对亲戚的称呼与普通话也有些不同。例如:“姥爷、姥姥”是对外祖父、外祖母的称呼,“姥姥”亦被称为“姥娘”。再如:“老丈人”和“丈母娘”是女婿对岳父、岳母的称呼,不过这种称呼不能当着面说。普通话中的“舅母”,在老济南人嘴里称为“妗子”,而“两乔”或“两拽”呢,则是姊妹的丈夫之间的互称,也就是普通话里的“连襟”。普通话里的恋人,在老济南话儿中互称为“对象”。

在昔日济南,商店的经理叫“掌柜的”,营业员叫“伙计”,饭店的服务员叫“跑堂的”或“堂倌”。赶大马车的称“车把式”,大户人家的花匠称“花把式”,武术高手称“武把式”,大明湖上和小清河里撑船的称“船把式”,而光会耍嘴皮子,不干正事的则叫“嘴把式”。

语言是流动的岁月,称谓是温情的坐标。这些鲜活生动的济南老话,不仅勾勒出朴素亲切的市井交往图景,也折射出济南人重礼、爽直、讲人情的性格底色。随着时代变迁,一些叫法或许已渐行渐远,但其间蕴含的那份乡土情怀与礼俗智慧,依然值得被倾听与铭记。对方言的留存与关注,亦是对一方文化根脉的温柔守护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殿前失礼背后的礼制微澜

□杨建东

春秋时期发生过一件轶事,两位前来朝见的国君为争座次、争尊卑、争面子而当庭争执,若非主人及时劝解,几乎要在官殿上当着群臣的面失礼动粗。这个故事记载于《左传》,后世《辞源》《辞海》及地方志如《滕县志》均有收录。此外,薛河出土的唐碑也刻有此事的记载。

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:“滕侯、薛侯来朝,争长。”此事史称“滕薛争长”。周武王灭商后,西周立国,武王之弟周公旦因功受封于鲁(今曲阜一带)。周公旦及其子鲁武公均娶薛国任姓女子为妻。鲁为大国,其南百余里有滕(今滕州市),薛(今滕州市南部及薛城区、微山县一带)两个小国。滕、薛皆依附于鲁,与鲁世代交好。

鲁隐公十一年(公元前712年),滕侯、薛侯同至鲁国朝见。鲁隐公于殿上设礼接待,薛侯想坐上首,滕侯也想坐上首,二人为席次先后发生激烈争执,互不相让,乃至不顾国君仪范,几欲冲突。薛侯提出理由:薛为周室姻亲,且受封早于滕,故应居上。滕侯反驳道:滕与周室同姓,且任周王卜正之职;薛为异姓,岂能居滕之上?鲁隐公不便直接指责任何一方,便遣大夫羽父上前调解。羽父先劝薛侯:“周谚有云:‘山有木,工则度之;宾有礼,主则择之。’周之宗盟,异姓为后,寡人若朝于薛,不敢与诸任齿。君若辱贶寡人,则愿以滕君为请。”随后又向滕侯说明应以礼为重,不可失态。薛侯闻劝,心气稍平,亦体谅鲁侯难处,遂退让就下席;滕侯则致歉后,坐了上席。

此事后来传至周都洛邑,周桓王闻之,不悦道:“滕、薛不朝天子而朝鲁。”遂召二君入周。二君心惧,仅遣使代往——滕遣太子,薛遣其伯父。周桓王愈怒,遂降滕侯爵为子,薛侯为伯。爵位既降,政治地位亦随之低落,此事遂成列国间一时笑谈。

滕、薛二君在朝会上公开争长,本意或是欲为国争荣,然盛怒之下竟将周礼抛诸脑后,终成笑柄,反受贬爵之惩。此后,“滕薛争长”成为典故,屡被后人提及。《宋诗钞》中即有句云:“先后荀争滕薛长,东西鸥背晋齐盟。”历代《滕县志》亦皆载此事。

1997年冬,微山县薛河清淤时出土四方唐碑,其开元十四年(726年)与开元二十五年(737年)碑文述及当地古迹,均提到此事。开元十四年碑刻有“其地东邻薛国,齐君礼客,却眺滕邦,争长之名”,开元二十五年碑则刻“滕争长之辞史载”。可见至唐代,民间仍传述此事,或许因其间折射出小国在礼制秩序中争取尊严的曲折心态。

编辑:郑平 美编:陈明丽

